

二十四顆眼珠

壺井榮著

壺井榮

二十四顆眼珠

孫青譯

新文藝出版社

一九五六・上海

150111

內 容 提 要

这是一本反战的小说，通过一个女教师及其学生的遭遇，揭露了日本統治階級对进步思想的迫害以及对兒童灌輸忠君思想的反动政策。年青的女教师，大石久子自一九二八年担任岷角村小学教员以后，以極度的热情关心着学生的学業和生活，該班的七个女孩和五个男孩对她发生了真挚的热爱。日本侵略者瘋狂地掀起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日本人民陷于水深火热之中。作者以大石教师及十二个男女学生的遭遇暴露出日本民間疾苦和战争的殘酷。五个男学生被征入伍后，有三个陣亡，一个瞎了眼睛，七个女学生中有的因貧病而死，有的为生活所迫从事于卑下的職業。大石的丈夫死于海上，她的母親及女兒也受战争的影响而病死了。十八年后，大石教师为生計所迫，重返岷角村担任教职，十二个学生中殘存下來的几名为大石教师开了个欢迎会，会上追憶了这十二个学生在战争期間的悲慘的遭遇，道出了日本人民的哀痛。

壺 井 榮

二 十 四 〇 瞳

根據東京光文社1954年版本譯出

二 十 四 顆 眼 珠

壺 井 榮 著

孫 青 譯

*

新 文 藝 出 版 社 出 版

(上海康平路一五五號)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零壹壹號

上海市印刷五廠印刷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總經售

*

書 号 1193

開本 787×1092 耗 1/32 印張 5 7/8 字數 118,000

一九五六年十一月第一版

一九五六年十一月第一次印刷

印數 1—20,000 定價(6) 0.48 元

統一書号：10078·1193

定 价：四角八分

目 次

一	小石老师	1
二	仙人桥	13
三	米五合、豆一升	34
四	分別	54
五	百合花的飯盒	70
六	月夜的蟹	85
七	翅膀張开了	106
八	千头万緒	122
九	哭鬼老师	139
十	重逢的那天	156
	譯后記	177

一 小石老师

假使拿十年作为一个年代的话，那么这个故事的发生是远在两个半年代以前了；当时的社会情况是：正重新修改了选举法则，产生了所谓普通选举法；二月，举行了选举法修改后的第一次大选；这个故事就发生在选举以后两个月的時候——一九二八年四月四日，有位年轻的女教员，到瀬戸内海海边上一个可以称得上农业渔村的穷苦小村去担任教职。

这个只有百来家居民的小村庄，正位于突在海中的细长半岛的尖端，这半岛把那进入海湾的海面形成了一个内湖，因为这样，所以要上对岸村镇去的话，就必须坐小船摆渡，或者是沿着那曲曲弯弯，崎岖不平的山道，一步一步地走去。因为交通是这样的不方便，所以小学校的学生，在四年级以前，就在村里的分校上课，一直要进了五年级，才转到十里路以外的本校去上课；走这段路，自制的草鞋一天就会穿破的，可是孩子们却反拿这件事来誇耀。不用说，每天早晨穿新草鞋，心里当然是很高兴的。等到自己动手来做自己穿的草鞋，那是升入五年级以后的事情了。一到星期日，他们就聚在某一个同学的家里，高高兴兴地编草鞋。年龄小一些的孩子，都以羡慕的眼光望着他们，这样在不知不觉中也学会了编草鞋。因此，在小孩们的眼里，一升到五年级就表示一个人能自立了。不

过，分校的生活也是很快乐的。

分校里只有两个老师：一个一定是年纪很大很大的男老师，而另一个则必是个像孩子似的，年纪很轻的女老师；这简直就像有什么规则似的，许多年以来，一直就这样。男老师总是住在办公室旁边的值班室里，女老师总要经过很远的道路来上班；男老师担任三四年级的级任，女老师则担任一二年级的课程、全校的唱歌和四年级女生的缝纫，这一切也都是从过去到现在，向来就这样的。孩子们招呼老师时，向来不带姓，只叫“男老师”或“女老师”。在这里，年纪已经很大的男老师因为指望着将来的养老金，所以都能安心地服务；而女老师却正相反，一年，至多也不过在两年以后就会转到别处去的。所以大家都传说，这个分校是那些教了一辈子书，而永远当不上校长的男老师的最后教书地方，同时也是那些刚出山的教师作为开始磨练的地方。这种说法，究竟是真是假，虽然不十分清楚，不过大致是不错的。

一九二八年四月四日，开学的那天早晨，岬角村中五六年级的学生都急急忙忙地到十里外的本校去上学；大家都因为升了一级，心里很高兴，走起路来也显得特别轻快；书包里都换上了新的教科书，从今天起可以到新的教室里，跟新老师学习了，这种快乐的情绪使他们对这条走惯了的路也发生了新的感觉；尤其是听说今天在这条路上可以碰到新上分校去教书的女老师。

“这次的女老师，是怎样一个家伙啊？”

故意这样粗野地，把人叫作“家伙”的是那些高等班——相当于现在初级中学的男学生们。

“据说这次来的，又是个刚打女中里出来的黄毛丫头！”

“如此说来，这位老师又是半瓶子醋啦！”

“哼！来岬角的，不都是些半瓶子醋吗？”

“一个穷苦的小村，来个半瓶子醋又有什么办法！”

对于不是正式师范学校出身，而是从普通女子中学毕业的试用教员（现在大概称为助教了），一些口癖不好的人，就称他们是半瓶子醋老师；那些孩子，自以为也长大了，所以也学着大人們的口吻順嘴说了出来，其实，并没有含什么恶意。可是在今天第一次走这条路的五年級的孩子，却因为刚跟他们搭伙，总有些不好意思，所以只好翻着眼皮，听他们說。正在这个时候，对面來的人已可以認出來了。

“呀！女老师！”首先發出这欢呼声的是五年級的孩子們。

这人是在不久以前还教他們的小林老师，她平常在路上遇到同学，一向只是点点头还个礼兒，立刻就走过去，可是今天却特地站住了，恋恋不舍地，挨着次序把每一个孩子的臉打量了一番。

“小朋友們，今天真的要和你們分別了。以后也不会在这条路上碰到大家了，好好地用功吧！”

有几个女孩子竟被她那种親切的語調打动了，含着眼泪像要哭出來似的。只有这位小林老师打破了过去一切女教員的慣例，自从前任老师生病辞职后，她在这兒当了三年半教师，始終沒有离开这个岬角村；因此在这里遇到的孩子們，都是小林老师教过的。本來，像調換老师这一类的事情，要到开学那天才能知道，可是，小林老师，她却破例地在十天之前就

告訴了學生。三月二十五日，她從本校參加畢業典禮回來的時候，正好也在現在停留的地方和大家告別，並且還給了每人一盒牛奶糖。所以大家都在想着今天會在這條路上碰到新來的女老師，不料在迎接到新的女老師之前，竟先遇見了小林老師。小林老師，今天大概是要上分校去和那些孩子們告別的。

“老師！新老師來了沒有？”

“嗯！大概就快來了吧！”

“這次的新老師，是怎麼樣的人？”

“我還不清楚呢！”

“又是個剛打女子中學畢業的吧！”

“真的，我真不知道。不過你們可千萬別跟她淘氣。”

小林老師說完這句話，自己也笑了。原來當她剛到這裡來的第一年，在路上常遇到淘氣的學生和她無理取鬧，有時把她窘得不管有沒有學生就當面哭了起來；雖然現在在她前面的，並不是那些惹她哭的孩子，而是他們的弟弟和妹妹。大凡到這村來的女老師們，本來年紀就很輕，再加上對新環境不熟悉，所以至少會被孩子們惹哭一次的；這種事在本校的孩子們中間一直在傳說着，所以大家都知道。因此這位教過四年書的小林老師辭職之後，又引起了孩子們的好奇心。和小林老師分手之後，他們就一面等着即將到來的新老師，一面商量着怎樣去挑戰。

“聽說是個白薯女中的，對付得了嗎？”

“要不是白薯女中的，又該怎樣對付呢？”

“一定是白薯女中的！”

他們嘴裏面口口聲聲說的白薯女中，指的是本地的女子

中学；原來這一帶出產的白薯最有名，而這女子中學就在這白薯地的中間，因此給它起了這個外號。小林老師就是這白薯女中出身的，所以孩子們就認為這次來的女老師也一定是白薯女中畢業的。要來了吧！該看到了吧！每走到轉彎的地方，大家就向前面張望，可是始終沒有見到他們所盼望的、白薯女中出身的年輕新老師；慢慢地，他們就走到村邊寬闊的公路上了，一看那平日看慣了的，掛在公路旁邊客棧門口的大鐘，比平常已經晚了十分鐘——並不是鐘走得快，而是和小林老師站着說話，把時間耽誤了；於是大家拔起腿來就跑，也顧不得想什麼女老師的事了，背上、胳膊窩下書包里的鉛筆盒在亂响，路上的土也給卷得滿天飛揚。

那天回家的路上，走到從公路轉入村里去的山道時，他們又重新想起女老師的事了。正好，小林先生從對面走過來，她穿着長袖的和服，袖子甩來甩去，兩只手很奇怪地擺動着。

“老師！”

“女老師！”

女孩子們都迎着跑上前去，等到老師的笑臉越來越看得清楚的時候，才知道老師的兩只手是像在拉一根看不見的繩子那樣，向他們招呼着，大家都笑了起來。老師的一雙手不斷地擺動着，真像拉繩似的把大家拉了過來。

“老師，新來的女老師來了嗎？”

“來了呀！什麼事？”

“還在學校里嗎？”

“啊！這件事嗎，她今天是坐船來的呀。”

“噢！那麼說還是坐船回去了！”

“不錯，她还約我一同坐船呢。可是，我还想看看你們，所以沒有坐。”

“哈……”

女孩子們都高兴地說笑着，男孩子們是笑嘻嘻地在旁边听着；等了一会兒，有个男孩子問：

“这次的老师，是个怎么样的一位老师？”

“很……很不錯，挺叫人喜欢的。”小林老师像才想起似的。

“白薯女中的？”

“不，不，这次的老师可是个了不起的人啊！”

“不也是个新手嗎？”

小林老师立刻露出很不高兴的样子，說：

“又不是教你們的老师，說这些不相干的話干什么？哪个老师不是从新手起的。我知道你們又像从前对待我那样，想把新老师惹哭，是不是？”

这样一責备，他們的心思給戳破了，所以有的孩子就裝沒有事似地向別处看。小林老师剛上分校的时候，学生們曾故意排了一列橫隊來敬禮；有的就冲着她大喊：“白薯女中的丫頭！”有的把眼珠張得又大又圓的瞪着她；也有的是嬉皮笑臉的跟她胡鬧。总而言之，是用各式各样的方法來和这新老师搗乱。現在才三年半的工夫，可是無論那一种惡作剧都窘不倒老师了，相反地，老师倒拿孩子們來开玩笑。也許因为在这十里長的路途上，不开开玩笑的話，就未免太枯燥了吧。接着，又有个孩子問：

“这次的老师叫什么？”

“叫大石老师，不过身材却很矮小；我虽然姓小林，可是个兒倒很高；她才到我肩膀那么高。”

“哈……哈。”

听见大家笑得这样高兴，小林老师又把臉一板。

“可是这位老师比我强得多，不像我这个半瓶子醋。”

“是么！老师，她每天來去都要坐船嗎？”

这是孩子們所要打听的主要問題，老师也露出早就看透了他們这种心思的样子說：

“船，只是今天才坐，明天起你們就能碰到了。不过这次的老师却不会哭的。我早都告訴了她，在路上会碰到本校的孩子們的，要是有人調皮搗蛋，就当作糊猴耍把戲；要是有人胡說八道，就当作老鴉叫。”

“哈哈……”

“哈哈……”

大家都笑了起來，一齐笑了一陣，就和老师分別了；可是直到小林老师的背影在前面的轉角处消失以前，他們还你一声，我一声地喊着。

“老师！”

“再見！”

“新娘……子！”

“再見！”

大家都知道，小林老师这次是为了要結婚才辞职的。当老师最后一次回过头來向他們揮了揮手以后，就再也見不到了；那时大家的心里面不由得感到一种說不出的悲哀，再加上一天來的疲乏，所以都沒精打采地向前走去。回到村里，只听

見大家都紛紛地在議論：

“这次的女老师穿的是西裝呀！”

“这次的女老师，和白薯女中的可真不一样！”

“这次的女老师是个小矮子！”

第二天，大家对这不是白薯女中出身的，矮小的新老师研究出了一套恐嚇战术。

唧唧咕咕 唧唧咕咕

唧唧咕咕 唧唧咕咕

他們一面走，一面交头接耳的商量着；忽然嚇了他們一大跳，原來在一个不太湊巧的地方，視線被遮住了的轉弯附近，看見了一輛在这条路上很少見到的自行車，正像飛鳥那样地過來了；仔細一看，騎在車上的是个穿西裝的女子，她笑着向大家說：

“早！”

說完，又像風那样地过去了。不会錯，这一定是新來的女老师。誰都以为她是走着來的，可是哪里想到竟騎了自行車。在这村里，騎自行車的女老师是第一次，穿西裝的女老师也是初次見到；第一次見面就向學生們問早安的老师，也是从來所沒有的。大家一时楞住了，只是望着她的背影，这一下子學生們可吃了个敗仗。大家想，她畢竟和以往的新老师不一样，就是开个小小的玩笑，怕也不会把她惹哭的。

“真不害臊！”

“一个女人家，騎什么自行車！”

“真有点臭美！”

男孩子們是这样的批評着，可是女孩子們却又有她們女

孩子那套不同的看法，从她們嘴里說出的是：

“喂！摩登女郎就像她那樣打扮的嗎？”

“可是，摩登女郎是把頭髮剪到這兒，像男人一樣的！”

一面說，一面用兩個手指裝成剪刀那樣，在耳朵後面做手勢。

“那個老師却留着很整齊的長頭髮呀！”

“可是，她穿的是西裝！”

“說不定還是個自行車鋪的姑娘哩，要不然怎樣會騎這樣講究的自行車？那車亮亮的，可真晃眼。”

“我們要會騎，該多美呀！在這條路上跑來跑去，心裏面該多高興呀！”

無論怎樣說，和自行車斗，畢竟是斗不過的；所以大家都很懷喪，像在跟人打架時，被人舉起來摔倒了似的。大家心裏還在打主意，想讓她吃苦頭，可是連一條妙計還沒有想出，就已走出了山路。客棧門口的鐘，今天又老老實實地告訴孩子們，已經晚八分鐘了。片刻之間，背上、胳膊窩下面書包里的鉛筆盒又一齊響了起來，草鞋又蹣起了一片灰塵。

差不多也和這同時，岬角村里也哄動了。原來，村裏的老大娘們因為昨天就聽說新老師是坐了船來的，還沒有留意，她又坐船走了，所以今天無論如何也得看看這位據說是穿了西裝的女老師究竟是什麼樣子。尤其是那住在村子口上，人們都叫它“卡子”的雜貨店老板娘，她認為她有優先權，比誰都先看到那些到岬角村來的人，所以一清早她就留意着路上來往的人了。因為好久沒有下雨，路上干得很，因此她想潑一些水，好迎接新老師；正拿着水桶往外走的時候，有一輛自行車

从对面飛也似的过来了，她剛一楞。

“您早！”

一个善于应酬的女子点了点头就过去了。

“您早！”

老板娘剛一回答，立刻就想起来了，可是这段路正巧是下坡，自行車早就过去了。这一下可把雜貨店的老板娘急坏了，赶紧跑到隔壁木匠鋪里，大声的告訴正在井边洗衣服的老大娘：

“喂！喂！剛才有个穿西裝的女子騎着自行車过去了，那是女老师嗎？”

“是穿白襯衫，套着件男人那样黑上身的嗎？”

“唔！对对！”

“什么？騎着自行車！”

昨天开学典礼时，曾經帶了大女兒松江上学校的木匠鋪老大娘，一听到这話，就顧不得洗衣服而驚訝地問着。雜貨店老板娘露出很得意的神气說。

“年头变了，女老师也騎車，不就成了女妖怪了嗎？”

嘴上虽像在担心，可是她的神气中却似乎已經肯定是女妖怪了。从雜貨店前面到学校去，騎車不过要兩三分鐘，可是在她穿風似地过去了以后，还不到十五分鐘，整个村子里面就已傳遍了关于女老师的話。在学校里，学生們也哄了起來；差不多有五十个孩子，圍着办公室門口旁的自行車，你一言我一語，像麻雀打架似的，当女老师想走过去和他們說話的时候，又像麻雀那样哄的四散了；弄得她沒有法子，只能回到办公室里。那里，她那唯一同事的男老师，正繃着臉呆呆地坐着，好

像不喜欢人家跟他說話似的，眼睛也只望着桌上的公事簍，低着头像在看什么文件似的。关于教务方面的事，昨天已由小林老师交代了，没有什么要特別和他談的；可是他这副神气却也未免太冷淡了，所以女老师心里不大高兴。哪里想到男老师也有男老师的难处。

——精啦！这次來的是个师范出身，能干的正式教員，比起白薯女中出身的半瓶子醋來，可真大不一样。个子虽然不大，可是看上去很聪明似的，不知道能不能談得來。昨天穿了西裝來就够叫人看着高尚了，想不到今天又騎了自行車。糟糕，我真不懂为什么單單在現在，要把这样能干的派到这村上來，难道校長也糊塗了。

想到这里，他就覺得悶悶不乐。原來这个男老师，本來是个農家的孩子，經過十年以上的苦讀，好容易才在四五年以前，經過檢定考試当上了正式的教員，真是個刻苦要强的人。脚上总拖着一双木屐，那套裝門面的旧西裝，肩上已經晒得褪了色。他沒有孩子，和他老伴兩人过着很儉朴的生活，希望能積些錢，所以特別选了这个別人都不願意來的，偏僻的岬角村；因为这里用不到什么应酬，从这上面就可以見到他的古怪了。他只有上本校去开会时才穿上皮鞋，自行車什么，当然是連摸也沒有摸过。不过，这村子在他來說，却是很合適的，有魚有蝦，也不缺青菜。这位男老师和村上人一样，身上帶着油垢，和村上人吃同样东西，說一样的方言，所以他看了新任女老师的西裝和自行車，心里就覺得非常不舒服。

可是，女老师却不知道这些。前任的小林老师虽然曾經告訴过她，这里的学生很淘气，但，对于这位男同事却只小声

地說：“有些古怪，別放在心上！”看这样子，哪里是古怪，簡直就有些瞧不起人。虽然才是第二天，但动不动她就要嘆气。这位女老师叫大石久子，生長在这像內湖似的海灣彼岸，有一棵大松樹的村子里。从岬角村望去，这棵松樹就像盆景里的小樹那样；她的家就在这松樹旁边，現在家中只有她母親一人，母親正不知怎样在惦着她的工作呢——每一想到这里，大石老师那小小的身体，就不由得挺了挺胸，深深吸了口气，似乎从心坎里叫一声：“媽媽！”接着，她又想起了不久以前的事。

“岬角，真是太远了，实在难为你，不过，忍耐一年吧！明年再把你調到本校來！先在分校鍛煉鍛煉也是好的。”

校長是她先父的朋友，他这样的說過，因而大石老师就決心上这里來吃一年苦；原來想走着來回的，可是路实在太远；所以有人劝她就在学校附近找間房子住，但她覺得和母親在一起生活是唯一的乐趣，并且又想起过去在师范讀書的时候，讓母親一个人孤單單地生活了兩年，所以決定騎着自行車到这十六里外的岬角村來上班。这輛車是靠着她最要好的朋友，一家車鋪的姑娘的情面，用五个月分期付款的方法買來的；又因为没有衣服穿，把母親的一件嗶嘰和服染黑，改了件短上衣，縫得虽然不好，但畢竟是自己縫的。尽管她是这样的东拼西湊，可是不知道的人，却还認為她像个妖怪，騎着自行車，穿着时髦的西裝；这也难怪，因为那是一九二八年的事。那时，虽說已經举行了普选，可是在这偏僻的村子里，也只以为是別人的事，与己無關。村里的人，大概是由于她那輛閃着光的新自行車，沒有油漬的黑西裝和那雪白的襯衫而就認為她是个爱好奢侈，像妖精般难以相处的人吧！可是这些，在上班才兩天